

# 毛泽东诗词的动态美

肖 体 仁

**内容提要** 毛泽东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它那生机勃勃、神采飞扬的动态美。描写客观现实的动态,表现超越现实的速度,歌颂改造现实的变化是其动态美的核心内容。形成这种特色的原因,不仅在于毛泽东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更在于他那坚信运动变化是宇宙间根本法则的世界观及其崇尚豪迈雄奇的审美情趣。

**关键词** 毛泽东诗词 动态美 运动 变化 审美

毛泽东诗词体现出来的异彩纷呈、奇幻多姿的美学风格,总体说来是一种雄浑壮丽、豪放劲健的崇高美、阳刚美,这已成为评论界的共识。但毛泽东诗词中充溢着的那种龙腾虎跃的活力,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那种一泻千里、气吞山河的力度美、动态美,本是构成其崇高美、阳刚美的重要因素,却较少被评论界所注意和论及。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入手,探讨毛泽东诗词动态美的各种表现、形成原因及其在当代文坛的审美价值。

任何诗人,只要他的诗情是由生动丰富的现实生活激发起来的,就必然会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种种动态。事实上不少诗人也很注意摄取和表现生活中的动态美。但我们发现毛泽东诗词中的动态美,表现得更为自觉主动,无处不在;更为有声有色、多姿多采。

毛泽东诗词动态美表现之一,在于突出描写现实生活及自然景物的动态之美。

现已公开发表的五十首毛泽东诗词的时间跨度,是从本世纪初叶到六十年代中期,长达半个世纪。这时期中国正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本身便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气势磅礴的活动画卷。且不说那些“横扫千军如卷席”、“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征战诗词自有其跳跃奔突的节奏和旋律;也不说那些“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建设篇章依然是气度恢宏,充满力度和动势;即使是相对静止的自然景物,到了毛泽东笔下也顿时充满生气,显得活跃起来。

红旗,是革命的象征,胜利的象征。毛泽东诗词中有七首直接写到红旗(如果加上“旌旗”、“战旗”,“旗号”共有十一首写红旗)。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红旗无不腾跃招展:“风展红旗如画”、“红旗跃过汀江”、“风卷红旗过大关”、“不周山下红旗乱”、“红旗漫卷西风”、“壁上红旗飘落照”、“红旗卷起农奴戟”,真是无旗不飘,无旗不卷,既生动地表现了革命队伍胜利挺进的雄姿,又有力地抒

发了诗人昂扬乐观的豪迈情感。

彩虹,常被诗人比作弯弓,喻为拱桥,形象虽贴切,但意境板滞。而毛泽东眼里的彩虹却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把虹比喻成当空的彩练,本来已很美丽新鲜了,加上诗人发问:是谁把它舞动起来的?更是异想天开,情景活灵活现。

山,历来是诗人画家的常用题材,更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诗人毛泽东所钟情的对象。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往往在于大笔一挥,巨手一点,群山就飞动起来:“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诗人用江海、波浪来比喻山,不仅写活了山,而且把群山的绵延起伏和红军行进在万山丛中的雄姿表现得异常生动。“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着一“欲”字,遣一“阅”字,雪山立即有了生命,并且人格化了。加上一“舞”一“驰”,一“飞”一“搅”,雪山冰原就在浩大的宇宙空间奔驰飞旋起来了。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毛泽东一生寄情自然,钟爱山川。高山长河,花鸟草木,在他眼里都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存在。经过诗人画龙点睛般的艺术表现,祖国山河显得更加壮丽,更加鲜活,更加使人神往,更加惹人流连忘返。

毛泽东诗词动态美表现之二,在于着意抒写超越现实超越时空的速度之美。

阅读毛泽东诗词,总感到有一种象要冲破时间界限的奔突,象要超越宇宙空间的跃进:“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山,快马加鞭未下鞍。”“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眼前掠过这些意象飞腾跳跃的诗句,心中会注满一种急不可待的激情,会产生一种奋起直追的兴奋感,运动感、速度感。仿佛你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骑在马背上,坐在飞机上,有一种天旋地转,目不暇接的感觉,身子也随着诗的节奏旋律而跃动、旋转、飞腾起来了。诗人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超现实的幻觉世界,仿佛体验到了飞驰前进的速度感而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舒畅和满足。

时间本身是运动的,所谓“光阴似箭,岁月如流”。毛泽东善于把运动的时间写得更显活动跳跃,浓缩时间运动过程是他的一个重要手法。在他眼里,无始无终的时间只是一本薄薄的书,轻轻一翻,“往事越千年”,五帝三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匆匆一合,“一篇读罢头飞雪”,“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他感到时间运行的速度越来越快:“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人和时间在一条跑道上互相追赶,以天地的旋转和万年的期限作为这场竞赛的背景,构成了一幅浓缩着无限时空容量,具有巨大张力的动人画面。

毛泽东诗词中有几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动词,大多是为了加强情感之烈,速度之快。其中一个常用动词是“飞”字。五十首诗词中竟有十六首十七次出现“飞”字,而且处处生动,字字传神。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桥飞架南北”,“飞架”一词的重组既写出了长桥卧波的宏伟气势,又表现了建筑大桥的惊人速度。“一山飞峙大江边”。九江一带本是一马平川,突兀耸立的庐山宛如自天外飞来。“飞峙”一词有力地渲染了庐山在江边拔地而起、突如其来的感觉。“泪飞顿作倾盆雨”,这是表现杨、柳二烈士听到胜利消息后又惊又喜,禁不住骤然泪下的情景。常人惯用的泪落、泪洒、泪垂、泪下等,都嫌软弱无力,难以表现这种激情,独有“飞”字足当此任。更值得一提的是,该用“飞”处他偏

不用“飞”，不用“飞”时他落墨便“飞”了。这就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击”是“搏击”，显然比“飞”更矫健有力；“翔”即“飞翔”，显然比“游”更舒展迅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毛泽东诗词中四次出现“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凌空而飞，高翔远举，不正是二十世纪中国这只鲲鹏的崇高理想和伟大实践吗？

毛泽东诗词中的另一个常用动词是“下”字：“十万工农下吉安”，“直下龙岩上杭”，“快马加鞭未下鞍”，“遍地英雄下夕烟”，“浪下三吴起白烟”，“帝子乘风下翠微”，“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可下五洋捉鳖”……“下”的动作从高向低，具有长驱直入、一举攻克、矫捷迅猛、不可遏止的磅礴气势。毛泽东曾说红军和蒋介石所处的位置，是“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sup>[1]</sup>，又曾说自己有“虎气”，正所谓猛虎下山，势不可挡也。与“下”相应，毛泽东诗词中的“直”字、“卷”字用得也较多，兹不赘述。

毛泽东诗词所展示的速度已经超越人们的经验世界，而必须借助大胆的想象。正如古人幻想出“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仙境，创造出身长翅膀脚生云的飞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一样，它充分表达了人类对速度的强烈渴望，突出表现了人类企图超越时空限制，从而征服自然，征服世界，征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本质力量。

毛泽东诗词动态美表现之三，在于热情歌颂改造现实改造自然的变化之美。

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雄心不改的晚年毛泽东直呼“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的伟大，不在于仅仅停留于对现实自然崇高美的观赏和赞叹，而在于同时把不够美的现实自然在实践中加以改造，塑造成壮丽崇高。

毛泽东诗词不仅是他人人生经历情感的记录，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形象写照。如果把一九四九年作为一条分界线，不难看出，建国前的诗词大多是对革命战争的歌颂，尤其是对战争变革现实的歌颂。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在对现实世界的实践改造中，在革命斗争带来的变化中蕴含着美：“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固然是一种美；“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不更是一种美吗？“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这是对战争的纪实；而“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就变成一幅壮美的图画了。“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不表现了革命实践所产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带来的美好和喜悦。

解放后，毛泽东改造现实改造自然的实践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讴歌改天换地的建设的诗行之中。无论是南巡北游、登山观海，毛泽东特别强调变化之美。他在北京宣告：“一唱雄鸡天下白”，“而今一扫新纪元”。他在武汉惊呼：“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他在北戴河高唱：“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他在井冈山赞叹：“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人民变革现实的创造力量和祖国发生的奇迹般的变化惊喜与自豪之情。

毛泽东曾说：“同敌人斗争，敌人就归我们管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归我们管了。”<sup>[2]</sup>可见斗争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求变化，求统一，求发展。“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只是手段；“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才是目的，“破坏一个旧世界”，只是手段；“建设一个新世界”，才是目的。任何变化都是物质运动的结果，没有运动，就有变化和发展；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与成功。“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sup>[3]</sup>毛泽东心中之所以永远跃动着斗争的热情和变革的力量，是因为他如炬的目光始终注视着美好的未来。有的论者说毛泽东生性“好斗”，这只是皮相之见。进取，求变，创新，才是他的主导性格。“芙蓉国里尽朝晖”，“太平世界，环球同此

凉热”，“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才是毛泽东毕生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理想境界。

## 二

毛泽东诗词豪迈雄健、灵动飞腾的动态美的形成，有其深刻复杂的时代原因，同时表现出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

毛泽东诗词的动态美，首先植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时代精神，来源于他的叱咤风云的斗争生活。

毛泽东生长在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代，在风云激荡的半个多世纪中，他肩负着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过各种纷纭复杂的严峻考验。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就是革命的一生，斗争的一生，运动的一生。“他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旧中国，并对中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其变化之猛烈，使任何一个大国历史上的社会突变都相形见绌”<sup>[4]</sup>。建国后的毛泽东依然豪兴未减，视察大江南北，巡视长城内外，兴致勃勃地游长江，临黄河；津津乐道于到韶山，登庐山，重上井冈山。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戎马倥偬的战斗历程，四处奔波的动荡生活，赋予他蓬勃的诗情与灵感。人们注意到一个颇有意味的事实：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期，一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时期到长征时期这段“骑马挎枪走天下”的最为艰苦的岁月；一是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这段“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的风尘仆仆的岁月。每结束一场战斗，毛泽东很少放弃用诗句来抒发他昂奋的激情；每经过一次游历，毛泽东常常禁不住对祖国如画江山纵情高歌。这就是说，毛泽东诗词大多是行军途中吟成的，是枪炮声中咏出的，是登山临水时溢出的，是马背上哼成的，是脚步下踏出的。马背不同于椅背，山水有别于闲庭。是动态中写的，是写动态的。诗人的豪情与革命的壮举以及山川的灵气相撞击，便产生了奇光飞溅的火花，闪耀在他的诗行中，怎能不气韵生动、意象飞腾呢！

毛泽东诗词的动态美，其次来源于诗人奔放冲动的个性气质，植根于诗人奋发进取的世界观、人生观。

探讨诗的动态美，不能不注意到诗人独特的个性气质。因为诗人是生活与艺术之间的桥梁，而诗的力度及动态美，正是诗人从风雷磅礴的时代精神和动荡不息的生活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独特气质的自我实现。

奔放冲动、意气风发是青年毛泽东的独特个性。他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sup>[5]</sup>。并写下这样豪迈的诗句：“我自欲为江海客”，“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并不只是热血男儿的豪言壮语，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青年豪侠之情的真实表露。毛泽东从小喜欢游历，喜欢登山。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游历山川，是开扩胸襟、激发想象的重要途径。他认为“严急之运动，立可汰去陈旧之观念，而复使脑筋清明”<sup>[6]</sup>，“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sup>[7]</sup>这种心境，这种神思妙想，是诗词创作最难得的境界。

对运动变化的绝对性的坚信不疑，是毛泽东的人生观的核心。在他眼里，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时刻变化着，运动着：“天下事物，万变不穷。”<sup>[8]</sup>“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

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天地盖惟有动而已。”<sup>[9]</sup>明确指出动既是宇宙天地的根本法则，也是人类“养乎吾生，乐乎吾心”的原始本性。这种思想认识本源于他的湖南老乡王船山的主动哲学：“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sup>[10]</sup>“静者静动，非不动也。”“静即含动，动不舍静。”<sup>[11]</sup>既然天地本身在日夜不息地飞速运转，天地动则使天地间一切皆动，世界上哪里还有真正静止的事物呢！所谓“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正是这种思想认识的艺术再现。

毛泽东坚信，只有在运动中，斗争中，人生才充满生机，生命才富有价值。越是在风烟滚滚、风吹浪打的搏击气氛中，他越是体验到舒展自己豪壮情怀的畅快，越是感受到发挥自己超群才智的满足。他说：“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sup>[12]</sup>“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是毛泽东最欣赏的壮美境界，也是他最渴望的生存方式。年逾花甲甚至年过古稀他还畅游长江、湘江、北戴河，而且一游就是几小时几十公里。并说：“我到过北戴河，七级台风在海里游泳，很舒服。平素没有一点风浪倒是很吃力，那要一步一步爬。”<sup>[13]</sup>这可以看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背景和注脚。所以他一再号召青年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因为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作为一位历史巨人，毛泽东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目光太远大了，理想太崇高了，愿望太迫切了。因此“他不安于长时期的稳定，而且对变化的速度永不满足”<sup>[14]</sup>。他极其痛恨“小脚女人”的行为方式，他赞赏的是“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他说：“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sup>[15]</sup>这话虽然是他几十年前说的，但直到临终，他无时无刻不感到这种危险的存在。因此，他的精神世界里永远充溢着诗人的激情和敏感，永远跃动着一种无法抵御的意志力量，永远展示着一种高于现实的理想和人格精神：不断变革，不断进取——“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到长城非好汉。”“无限风光在险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一生向历史高峰不懈攀登的登山勇士。“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他的人生信念，也是他的诗词充满生机，充满动感，充满一股豪壮雄肆之气的思想根源。

再次，毛泽东诗词的动态美，还与诗人崇尚豪迈雄奇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密切相关。

毛泽东具有天赋的浪漫气质，他自知“我太富于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sup>[16]</sup>似乎只有豪迈雄奇的诗风，才更容易拨动他那壮怀激烈的心弦。在审美情趣上，他不满足于传统文艺中的那些刻意雕琢，刻板拘泥的作风，他把古典士大夫文学称为“死形的”、“没有生命”的文学。他所欣赏的美不是小桥流水式的清丽婉转之美，而是高山大海般伟岸浩瀚的崇高美。他喜欢曹操的气韵沉雄，李白的豪放飘逸；他偏爱李贺的奇诡绚丽，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人的慷慨悲壮。诗为心声，书为心画。毛泽东喜欢书法，尤其喜爱热烈奔放的草书。他的书法深受唐代书僧怀素的影响，那不可遏止的飞动线条，那狂放不羁的宏大气象，那如迅雷疾风般的纵情挥洒，颇似太白诗风，与他的诗词创作是一脉相承、同属一派的。

推崇什么样的诗文风格，同样反映出诗人的人生风格。毛泽东评诗论文崇尚雄奇、注重气势，自然与他对文艺源于最生动、最丰富的现实生活的本质认识有关，更是他那张扬自我、“我即宇宙”的世界观的必然流露。他曾说：“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sup>[17]</sup>“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而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sup>[18]</sup>从世界观中的大自我引发出创作的大气势，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毛泽东诗词中，很少能见到人称代词主语。使用无

主结构,意在营构一种主客同一、物我一体的浑然意境,使人更能强烈地感觉到一个大写的“我”的存在。他君临历史,入主宇宙,无时无地不映现他高大伟岸的身影,不体现他海涵地负的胸襟和旋转乾坤的气势。这个把诗人气质融入到亿万人民的群体事业之中的巨人,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峰巅,挥斥风云,调遣山水,横绝六合,扫空万古。

在他眼里,逶迤的五岭只是微微细浪,磅礴的乌蒙犹如区区泥丸。横跨蓝天的彩虹,只是随手舞动的彩练;“刺破青天”的高山,正是一柄顶天立地的长剑。难怪茫茫寰球他犹称“小小”,难怪“横空出世”的昆仑,他要把它一裁为三。他的背景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如血残阳,如海苍山;他的舞台是苍茫大地,万里长空,沧海横流,寥廓江天。只有这种博大的时空意象,才能成为巨人搏击的对象;只有这种狂放不羁的动态景物,才能显示主体无穷的力量。

如果说毛泽东诗词常常表现出时空的无限,那不过是从对象的角度表现了人的智慧的无限和力量的无限。毛泽东笔下的自然景物都是“人化的自然”。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过的自然。他说:“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sup>[19]</sup>因此他的每一个空间意象都具有时间的张力,都蕴含着人的本质力量,由于人的实践及精神活动而被灌注生气。于是雪山能飞,彩虹善舞,白云欲立,梅花会笑,红雨有心,青山有意……这些空间意象无不充满时间运动的节奏,无不饱含生命情绪的律动。如红雨本无心,是人使它“随心翻作浪”;青山原无意,也是人把它“着意化为桥”。但句中主语“人”没有出现,这样“红雨”、“青山”就成了主语,仿佛它们主动“随心”听命,“着意”献身了。这就形成了毛泽东诗词中特有的动感和气韵,既灵动劲健,又意境浑成。

在理论上毛泽东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在欣赏情趣和创作实践中他却更偏爱浪漫主义。他说,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sup>[20]</sup>。而“不拘成规,富于想象,是毛泽东特立独行,一生进取,富有天才的创造潜力的主体素质,也是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特别是一步入诗的王国,他复杂的个性,精微的感觉,奔突的思想,便有一种遏止不住的倾人和升华”<sup>[21]</sup>。在这种最佳创作境界中,诗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物我两忘,天马行空,自然可以超越现实,超越时空,在想象的世界里任意奔腾,纵横驰骋。缤纷的意象纷至沓来,奇妙的意境不期而至。“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sup>[22]</sup>。字里行间流注着一种雄视千古的气度,压倒一切的伟力,蓬勃奋飞的神采,飞动奔突的旋律,也应属情理之中。

### 三

毛泽东诗词举世传诵,决不是诗以人传,因人而贵。今天,探讨它所体现出的不同凡俗的动态美,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人类审美观念的变革发展,已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就是从强调审美的静止的观点到强调审美的实践创造;从欣赏追求平衡对称、静穆安稳的静态美,发展到欣赏讲究运动变化、热烈奔放的动态美。动态美“是一种一纵即逝而却令人百看不厌的美。它是飘来忽去的。因为回忆一种动态,比起回忆一种单纯的形状或颜色,一般要容易得多,也生动得多”<sup>[23]</sup>。格式塔心理学实验表明,人的心理对死板的图象几乎处于一种封闭状态,而对富于动感的图象则门户大开。不是吗?仰望夜空,我们可能对呆滞不动的星斗无动于衷,而对一闪而过的流星却神思飞越;郊原踏青,我们也许对刚直挺拔的白杨表情漠然,而对迎风俯仰的柳丝却心旌摇曳。同样的道理,我们读《诗经·

硕人》，印象最深的不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而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读白居易的《长恨歌》，你会发现杨贵妃的美不在“芙蓉如面柳如眉”，而在“回眸一笑百媚生”。写人物如此，写景物也莫不如此。我们欣赏“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杜甫），“旧塔未倾流水抢，孤峰欲倒乱云挟”（浦翔春）这些诗句，就是欣赏它们化美为媚、形神兼备的动态中的美。

诗是社会生活的心灵化，而社会生活始终是运动、变化、发展着的，诗人在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时就不能没有动的观点，就不能不写对象的动态。同时诗又是主体心灵的外化，是诗人生命力创造力的表现。生命本身就是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是物质的一种动态的存在形式。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产生变化，而变化产生美。表现运动，表现动态，就是歌颂生命，歌颂生活，歌颂美。诗人把对象及主体写动写活的本领，大大加强了诗词情感表达的丰富性、形象意境的生动性和内涵意蕴的深厚性。动是一切事物的灵魂。难怪赞扬一部艺术作品最常用的一个术语就是“生动”，所以动态美是诗人及一切艺术家应该着力追求的。

志高者意必远。“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sup>[24]</sup>“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这毛泽东关于诗的自白。他从不满足于从个人的小天地中去寻找灵感，而总是乐于从宏伟壮丽的革命事业中陶冶诗情。他采摘风雷磅礴的时代精神铸造自己的艺术风采，他的诗词便获得了一种昂扬奋发的雄健之气，一种豪迈奔放的阳刚之美。读毛泽东诗词，远不只是在读平平仄仄的韵文，而是在读诗人叱咤风云的豪迈人生，在读瑰奇壮丽的江山万里图，在读天翻地覆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在诗词的情绪旋律里，能让人体察到人生的伟大与尊严，宇宙的博大与渊深，历史的无情与严峻，时代精神的沉重与昂扬和一种令人振奋、催人进取的蓬勃生命力。

而这种昂扬之音，正是当代诗坛所严重缺乏的。当代诗坛最大的遗憾也许正是阴柔之风太盛而阳刚之气不足。正如歌坛长期被软性甜腻的港台歌曲所充斥一样，诗坛也一度被羞羞答答爱情诗及呢呢喃喃梦幻诗所困扰，风云气短，儿女情长。较多沉闷的陈述，少有动态的摹写；较多平淡的议论，鲜有飞动的气韵；较多个人欲望的渲泄，罕见时代精神的抒发。在长期被“杨柳岸晓风残月”熏得人恹恹欲睡、长醉不醒的状况下，猛然听得一曲“沧海横流安足虑”，“鲲鹏击浪从兹始”的黄钟大吕之音，不也令人振聋发聩、荡气回肠吗？

器大者声必宏。毛泽东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只是“政暇论文”，不靠写诗吃饭。所谓“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sup>[25]</sup>。因此不必装腔作势、无病呻吟，也无需薄情寡意，却“艳想浓情着意雕”<sup>[26]</sup>，以创作丰富自乐。而常常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激情奔涌不得不发时，才“欣然命笔”，于是“妙句拈来着眼高”<sup>[27]</sup>。

从根本上说，诗词的气韵格调，主要还是取决于诗人的经历学养和气质人品，古人所谓“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sup>[28]</sup>，“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sup>[29]</sup>。“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sup>[30]</sup>。无不强调人为与为诗的一致。诗是社会生活对诗人的不期而遇的奖赏，不能靠形式技巧的拼贴把玩力强而致。诗人首先应该是充满蓬勃生命力和旺盛创造力的人，其次才是诗人。诗人本身就是一首气韵生动的诗。

#### 注释：

[1]《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9页。

[3][12][18][19]《〈伦理学原理〉批注》。

- [4]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结语。
- [5][7][8][17]《毛泽东早期文稿·讲堂录》。
- [6][9]《体育之研究》。
- [10]王夫之《周易外传》。
- [11]王夫之《思问录·俟解》。
- [13]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220页。
- [14]《斯诺在中国》。
- [15]《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 [16]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
- [20][21]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268页。
- [22]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 [23]莱辛《拉奥孔》第121页。
- [24]毛泽东《贺新郎》原稿。
- [25]郭沫若《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
- [26]柳亚子《沁园春·次韵和毛主席咏雪》。
- [27]陈毅《沁园春·读毛主席咏雪词》。
- [28]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
- [29]徐增《而庵诗话》。
- [30]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本文作者为我校中文系进修学者,指导教师范昌灼教授)

(上接第30页)

障公民的民事权利和实现市场效率原则,必须赋予他在私法领域的某种形式的立法权。而这种立法权与普通公民的立法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受到了一定限制。如此,立法权的平等问题才能算是有了现实的、合理的答案。

综上所述,立法平等是时代的呼唤,它不仅体现了法律中渊源流长的价值追求,也是市场经济本质规律的一个方面的精练表述,对其全部内涵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解释,是应该具备的现实的和科学的态度。

注释:

- [1]江平《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考》,《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 [2][7]周永坤《市场经济呼唤立法平等》,《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3页。
- [4]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282页,华夏出版社。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 [6]《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9页。
- [8]张光博《法论》,第199—200页。